

绘瓷的苦与甜

□谷续木

从小就喜欢绘画的我，自以为素描、水彩样样精通，时不时会为自己的作品洋洋得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跟随妈妈去余阿姨的绘瓷工作室玩，看到里面的陶瓷作品，才发觉自己的画作根本就是“三脚猫”水平。

工作室的绘瓷作品生动逼真、惟妙惟肖，充满灵气。作画的阿姨们在碗或碟或杯上一阵涂抹，美轮美奂的绘瓷作品就展现在大家面前。“我也想试试。”我不由得手痒痒。“好啊！”热情的余阿姨马上给我准备了盘子、颜料和笔。我既紧张又兴奋，心咚咚直跳。画什么呢？就画妈妈最爱的荷花吧。

主意拿定，我决定一展身手。然而理想很丰满、现实很骨感，当我手握毛笔学着阿姨们的姿势绘瓷时，笔却完全不听使唤——绘瓷用的毛笔与我平时素描用的硬笔不同，它没有着力点，我只能在盘子上一点点涂抹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却连荷花的轮廓都没勾勒出来。

我有些气馁地走到同样在作画的妈妈身边。只见她手握毛笔，眼神专注地观察面前的绘画模板，随后将手中的笔轻轻移动，勾勒要画的植物线条，还不时皱眉，思考如何下笔……最终，笑颜在妈妈脸上绽放，一幅闹春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。妈妈没学过绘画，我却被她的绘瓷作品震住了！

“安心画吧，妈妈相信你。”妈妈鼓励道。我点头，下定决心要绘出一幅美丽的荷花。回到自己的作画台前，我的手紧紧握住笔杆，眼睛盯住笔尖，专注地画了起来。可没多久，手就变得酸胀无比。为什么余阿姨她们可以连续画几十分钟，而我才十几分钟就手酸到无法继续呢？我再次朝阿姨们望去，只见她们手腕轻动，娴熟勾勒着线条。我恍然大悟：绘瓷全靠手腕的力量，并非手指！我又学着她们的样子一点一点作画，果然轻松了许多，碟子上的线条也开始变得流畅。不多会儿，一幅荷花映月浮现眼前，虽不完美，但总算成形了。“第一次画，已经很不错了！”余阿姨竖起大拇指。

这次绘瓷的酸甜体会，让我感知到了坚持、耐心、观察的重要。如今，这个荷花绘瓷被摆放在妈妈的办公桌上，妈妈说那是我成长的见证。

征稿启事

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，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，本报《逸文》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。

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，文字富有真情实感，注重地域特色，随笔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，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，因稿件引发的纠纷，由作者自行承担。

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，对美好生活的感悟，家长里短的趣事，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！投稿邮箱：410509596@qq.com

冬至锅贴

□刘胜本

让我刻骨铭心记住冬至的，是大概六岁的那年，当时我还没上学，但能记事了。还记得白天娘说了好几遍“今天冬至了”，像是说给我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彼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娘为什么要重复这句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其实是娘在盼望爹能回来过节。

当时，爹随生产队一起去琅琊乡五龙沟村挖水库。那个村位于琅琊乡驻地东大概十几华里的地方，而我家在乡驻地西两华里处，两村其实相距不远，但当时交通、通讯都很落后，所以父亲能不能回来，娘和我都不确定，只能干等着，也盼有人能回来带个口信给我们。

等到天黑，既没有看见父亲回来，也没等到有人捎信来。

那个年代没有电灯。冬至天短，加上家里不舍得点煤油灯，所以当日晚我跟往常一样，睡得很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大概是夜里10点到11点吧，朦胧中，只听大门“咣咣”响，来人喊着我的乳名：“本，起来开门！你大给你捎来锅贴子了！”

“大”在我们这儿的方言里是“爹”的意思。来人姓张，排行老八，大人们叫他张八，我叫他八叔。八叔跟父亲一起干活，不知什么原因提前回来了，顺便带回了父亲的锅贴。

所谓锅贴就是白面饼子。这在当时可是难得的美食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，可那时的我一年到头能吃上白面的

次数不超过10次。如今饭店里的锅贴是指里面有馅的那种，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锅贴就是小时候吃的没有馅的白面饼子！

胶东的冬至很冷，但我还是在娘开门的时候围着被坐了起来，因为我听见了“锅贴”两个字。

送走了八叔，娘关上大门和房门回屋。来到炕前，她一层层地打开包袱，白白的锅贴就展现在眼前了，还不是很凉。我不顾一切地吃了起来，那种香味终生难忘！

今天想起这段经历，感觉当年的自己非常幼稚，压根体会不到母亲在节日里思念父亲的心情，更体会不到干了一天体力活的父亲，是怎样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锅贴带给妻儿的。锅贴不是锅贴，是一种载体，而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吃货！

后来猜想，应该是生产队里派张八叔回来，给队员们挨家挨户送信的。当然，顺便捎回来锅贴的，肯定不止我们一家。

从那天起，我印象里就把冬至和锅贴联系起来，以至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对“冬至吃饺子”这个习俗感觉很淡然。当然，现在即便是吃锅贴，也不可能吃出当年的味道了。

父亲已经走了，母亲也走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不会有人在冬至的深夜托人给我送锅贴了。

领头鹅

□谭斌

暑假带着年幼的孩子回了趟老家，爸妈为了逗引外孙女，从集市上买了三只小白鹅，并将它们临时放在一个纸箱里。初来乍到，小白鹅们胆怯又怕生，黑珍珠般的眼珠透射出对外的恐惧，它们蜷缩在箱子的一个角落里，萌态十足，着实乐坏了女儿。

大约过了三个月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独自开车回了趟老家。由于女儿心心念念小白鹅，我便顺道向爸妈询问起它们的去向。只见母亲一脸神秘，让我晚点陪她去果园一探究竟。初秋农村，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喜悦，土地里散发出果实的馥郁。靠近自家果园时，抬头吮吸着果香的空气，眼睛享受着天空独有的土耳其蓝，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无比。

打开果园铁门的一瞬，略带锈迹的门锁滑落下来，撞击着铁门。顿时，清幽的院子热闹起来——伴着嘈杂的“嘎嘎”声，一群大白鹅冲我们急促奔来。那场面如同接到通知去作战的士兵，因为先前接受了专业备战训练，已条件反射式地排成一个三角形矩阵。我定睛注视，一只硕大的白鹅映入眼帘，母亲告诉我它是领头鹅，是那三只小只中的一只。

我仔细端详这只领头鹅，此刻它正伫立在果园边沿上，全身沐浴在金闪闪的暮光余晖里，洁白的羽毛泛着光，像是镶上了一层金边。

仔细甄别，我发现它的叫声与其它鹅

的叫声虽大体相似，但音调却大不相同。其它鹅的叫声，音调琐碎而愉快，有小心翼翼的意味；而领头鹅的叫声，音调严肃郑重，似厉声呵斥。母亲告诉我：养鹅等于养狗，也能看家护院。这一点，在开门的刹那就已经让我领略一二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凡有生人进来，领头鹅必然厉声叫嚣；甚至门外有人走路，也会惹它引吭大叫，那声音的严厉，不亚于家犬的狂吠。

在步态方面，领头鹅也比其它鹅更傲慢。其它白鹅的步调急促，有不安、胆怯之相；领头鹅的步调却是从容不迫、大模大样的，颇像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出场。走近其它白鹅，它一定让步逃走，表示对人的惧怕；领头鹅则不然，它傲然地站着，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，有时非但不让，还会伸过脖子咬你一口。

母亲说，这只领头鹅的领导能力是与生俱来的，从小它就争强好胜。我望着它，感觉那傲慢的叫声、步态和犀利的目光，足以引起鹅群的一场轩然大波，这从鹅群的反应速度和紧张神色中可见一斑。

领头鹅有那么硕大的身体，那么雪白的颜色，那么轩昂的态度，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。在这寂寥的秋日小院里，它竟成了一个焦点。劳作酸痛之时，推门一望，唯有这硕大雪白的东西，高擎着琥珀色的喙，在院中昂然独步，好似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使得小院有了安全感和生气。

临近年关，大鹅们被送到了镇上的集市去售卖。看着昔日热闹的小院变得冷冷清清，我心里颇是伤感。那感觉与跟一位情谊深厚的友人离别如出一辙。原来一切众生，本是同根，凡属血气，皆有同感。

诗五首

梅兰竹菊(七律)

□杨义民

梅

傲然率性独芳期，
疏影丹心靛玉肌。
风露孕苞摇俊俏，
悬崖繁蕊绽英姿。
霜凝骨秀幽香漫，
冰裹神清气节持。
冷艳坚贞融雪化，
回眸含笑报春时。

兰

青茎秋暮孕琼浆，
伏草潜苞涧谷藏。
映日一朝花溢露，
沐风三叠叶凌霄。
根连岩缝催肥水，
身在山葱曼妙香。
远客千寻凝画意，
骚人万笔赋华章。

竹

性真骨硬本心成，
林茂枝繁四季荣。
晨曙婆娑迷蝶舞，
晚霞摇曳竞禽鸣。
盘根撼地杆轩直，
昂首冲霄节节铮。
友伴松梅同世誉，
岁寒不屈早春生。

菊

悠然气韵傲霜期，
陶令东篱万朵诗。
叶浴苦寒凝莹露，
花开炽热焰金丝。
静修风骨青茎挺，
翠葆恒心芷蕊持。
纵使形枯淹冻雪，
眷留素瓣抱香枝。

冬日暖阳

□耿庆鲁

冬日渐深
天气更加寒冷
放晴的阳光
让人少了看到落叶的忧伤

天空万里无云
太阳绽开了笑脸
寒风停住肆意妄为的脚步
世界开始有了融融的温暖

和煦的阳光
让人感到一种来自春天的暖
这冬日暖阳
仿佛一束光投射到心里

所有的生灵皆崇尚阳光
即便是万物中的一粒尘埃
也是向光而行

这暖阳
仿佛是冬季温柔的问候
用有限的温暖抵御寒冷

阳光温暖而沉静
人们的生活变得从容而幸福
在浪漫的时光里
珍藏一段冬天的记忆

